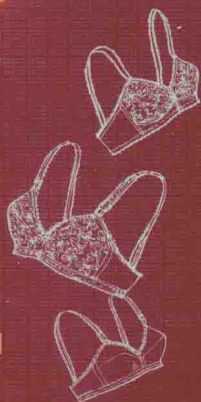


Du mich auch



“女性情感逆袭”系列

算账

(德) 埃伦·伯格 (Ellen Berg) 著

杨媛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女性情感逆袭”系列

算账

(德) 埃伦·伯格 (Ellen Berg) 著

杨媛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算账/(德)伯格(Berg, E.)著;杨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女性情感逆袭”系列)

书名原文: Du mich auch

ISBN 978-7-208-13087-6

I. ①算… II. ①伯…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1666 号

Ellen Berg, *DU MICH AUCH. Ein Rache-Roman*

© Aufbau Verlag GmbH & Co. KG, Berlin 2011(Published with Aufbau Taschenbuch;

»Aufbau Taschenbuch« is a trademark of Aufbau Verlag GmbH & Co. KG)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tol Media(本书中文简

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 Email: copyright@rightol.com)

© 2015 by Shanghai Century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mpany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出品人 邵敏

责任编辑 任柳

封面装帧 赵瑾



算账

[德]埃伦·伯格 著 杨媛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shsjwr.com)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5
插页 1
字数 187 000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3087-6/1·1398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赴约	001
第二章 同学聚会	006
第三章 完美生活背后	020
第四章 秘密复仇计划	032
第五章 久违的幸福女神	052
第六章 默根特哈勒博士	069
第七章 桑拿俱乐部的初次冒险	085
第八章 再次相遇罗伯特	106
第九章 威尔纳入院	121
第十章 三人组的勇敢复仇	137
第十一章 汉斯海尔曼的罪证	157
第十二章 夜总会大逃亡	174
第十三章 一封举报邮件	196
第十四章 一场新闻发布会	221

第一章 赴 约

“太厚颜无耻了，”这位中年女性小声嘟哝着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的笔记本电脑。深蓝色制服紧紧地包裹着她的臀部。委婉一些的同龄人或许会说这女人的脸真是老天开了一个差劲玩笑的产物。她闷闷不乐地把停在标有“禁止停车”牌旁的栗色漆越野车的车牌号敲进机器，几秒钟之后，从机器中取出刚打印好的卡片，把它夹在了越野车雨刮器后。

蓓阿特丽丝老远就看见了这位负责管理停车的女警员，她加快了脚步。高跟鞋在沥青路面上发出嗒嗒声，犹如西班牙舞蹈中响板打出的节奏声，绿色的丝质外套在她的身上轻舞。她还是太迟了，实际上她出现的常态亦是如此，总是太迟。一个路人回头望向她，是的，尽管现在是在首都最优雅宽阔的大道上，她仍是不容忽视的一道亮丽风景，金色的头发，高挑的身材，完美时尚的造型，这个女人仿佛是刚刚结束杂志 Vogue 的封面拍摄，对，至少是这样的。

算了，多了一张罚单而已，蓓阿特丽丝心想，算是上天赠送的。她坐进车里发动引擎，看都没看那个穿着制服的女警员一眼。女警员绕过汽车，敲了敲侧车窗，蓓阿特丽丝把车窗摇了下来。

“有什么事么？”她无聊地问。

这股忽然涌上心头的情感让蓓阿特丽丝觉得，女警员对她纯属是仇恨情绪。这个警员仇恨拥有这辆昂贵汽车女人，还有她令人心生嫉妒的身材，她衣服的总价，甚至超过普通人一个月房租好几倍的衣服总价。但这个女人把车子停到了标有“禁止停车”的牌子旁，而且又被抓到了，事实至少如此。

女警员幸灾乐祸地笑着说：“刚好倒霉了！”

蓓阿特丽丝露出她魅力无限的笑容说：“您照一下镜子便知，我们两个之中谁才是倒霉的那个。”

摇上车窗，疾驰而去。蓓阿特丽丝要赴一个重要的约会，她是经常有重要约会的人。而今天晚上又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她闯了个红灯，一个在她看来算深黄色的交通信号灯。按着喇叭超了一辆笨重的、暗色玻璃的黑色大轿车。

“笨重的破车，能开得再慢点吗？”她一边骂，一边往导航里输入目的地地址。勃兰登堡州卡恩村湖街。这个听起来可笑的酒店显然位于世界的尽头。也好，算是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喘息时间。

“您还开着呢吗，还是已经停了？”坐在汽车后排的卡特琳娜从手提电脑上抬头看了一眼，送给前方一个冰冷的眼神。

司机根本就没注意到这些，似昏睡状态般一边驾驶这辆防弹的黑色大轿车，一边跟他的女朋友打电话。他的声音尽管已经小到如窃窃私语，但是卡特琳娜依旧能听懂每一个词。

“我的小乖乖，这是工作嘛，”他充满暧昧语气咕哝着说，“不行呢，今天晚上不行。嗯，明天下午。你会做好吃的吗？你穿你那件黑色的衣服吗？什么？精油按摩？哦，天呢天呢，宝贝儿！”

简直恶心死了，卡特琳娜想。这样一个司机偏偏是为内务部长一家服务的。她可是受不了这样的男人的，但是她受得了的男人是什么

样的呢？

“您不觉得在女性形象方面，如果您可以再深思熟虑一下会更合适一些吗？”卡特琳娜尖锐地问道。

“等等，宝贝儿，别挂电话啊，”司机转过身，差点就导致车子撞上前面的摩托车司机了，“塞维尔琳博士夫人^①，您刚说了什么吗？”

这些男的应该被送到妇女收容所，每天让他们打扫三遍厕所，做那些被惨痛经历折磨的人的倾听者，她们或者能被治愈，卡特琳娜心想。

“工作时间严禁私人电话，”她愤怒地说，“否则不久您将回到看门房的岗位。”

“按您说的，”司机耸着肩回答道，“你这只淫荡的小兔子。我得挂电话了，那个蠢婆娘提醒我了。”他低声对着话筒说道。

卡特琳娜决定不久之后解聘这位司机，对她简直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她毕竟是国家政治精英中的一员。身着深色条纹西装，发髻梳得一丝不苟，这些无不显示出她是一位自信的事业型成功女性，很遗憾让她遇到这位石器时代的蠢男人。

路途太过漫长，卡特琳娜拨打着电话，回复着邮件，给党派朋友发送短信，通过手机网络进行工作联络，这是如今女政治家们习惯的方式。

终于汽车拐进了一条颠簸的田间小路。她放下手机，关上手提电脑，此刻她右侧出现了一片湖，左侧是一个停车场，小路前方正中央停了一辆红色小汽车，司机按起喇叭，没有反应，他轻声咒骂着倒车绕过小红汽车，急转弯摇晃着开了一个上坡路，在这条路的尽头，也就是一个小山丘上出现了一幢粉红色的小城堡。柱子、城堡、小塔

① 对于具有博士学位的人，习惯在称呼中加上博士二字。

楼，好似芭比娃娃一个特大号的梦中宫殿。

“找到了！”司机满脸喜悦，“湖景风光城堡酒店，我要陪您进去吗？”

卡特琳娜紧闭的双唇蹦出回答：“谢谢，二十一世纪的女性能胜任比做饭、穿妓女一样的衣服、精油按摩之外更多的事情，她们可以独自参加一个派对。”

司机面无表情。

艾薇已经坐在关闭了引擎的小红汽车里很久了，她完全没有兴趣下车，令人讨厌的喇叭声没有一次可以让她改变意愿的。夜幕降临，周围都变成了灰色，实际上她的整个人生也是灰色的，但她之前已经答应来参加这次的聚会，她受过的普鲁士教育命令她此刻不能退缩。

她把后视镜转到可以照到自己的位置，看到这个不起眼的镜像中的自己：小市民阶级的母亲角色，从头到脚的笑料，头发乱得像一个永远在施工的建筑工地，衣服像个粗布麻袋，鞋子更像是为拓展远足活动而有备而来的。

她为什么在家时没有注意到这些呢？为什么她现在才确信她完全穿错了衣服，十万火急地需要寻求发型师的帮助呢？为什么她现在才意识到不如上床睡觉，在夜里号啕大哭一场？更不要提的是那疯长的脂肪组织，简直赋予了她一种香肠般的魅力。她在浴室里所用过的对抗脂肪堆积的啫哩膏多到简直可以抹平大峡谷，只是可惜这些啫哩对她一点用都没有。

她从已经磨损了的包里摸出一个手绢，擦掉了口红，化的妆都没有意义。即使是一只香奈儿的口红也无法欺骗人们的眼睛，她僵硬的弯向下的嘴角，无可救药肿着的眼睛。一想到刚才为挽救婚姻而进行的争吵就情不自禁地落泪，出门前这次争吵恐怕是丈夫送给她分别的

礼物，本来是想尝试好好谈谈的，毕竟好长时间以来他终于表现出了一点兴趣。

她看了看表，已经七点半了。估计从七点开始酒店里面已经开始热闹得很了，看停车场上车子的数量就能知道，老同学应该到得相当齐，她的心跳动着，她为什么没把那封该死的信原封不动直接处理掉？为什么她读了信上邀请就尽义务似的答应能来？

一辆栗色越野车从后面靠近了她然后紧贴着开了过去，以至于她车子的挡风玻璃上溅的都是土。艾薇把后视镜又调回了原来的位置。她觉得她整个人完了。可怕的是，等她从车里走出去，每个人都会注意到她。她知道那些同情的目光，那些将从她脸上——掠过的众人的同情目光，当然这些的前提是，她走下车。其实她早早就戒掉了各种派对活动，更不要说奢望能在派对上游刃有余。

真的可以让她感到游刃有余的恐怕只有家里的厨房了。乡村别墅似的生活，提早进入九十多岁的人生阶段，日子过得已经老气得不能再老气了，但不得不承认，她是热爱厨房的，她此刻还想念着下午烤的苹果蛋糕，给孩子们烤的。哎，孩子，几乎不再愿意待在家里的孩子们，因为孩子们觉得他们的朋友比家里的“老妈子”有趣多了。一会儿她会下车的，就再坐几分钟而已，想着这些，她挺直了身体，擦去了脸颊上的泪水。

第二章

同学聚会

“亲爱的学生们！亲爱的昔日校友们！”话筒一直发出令人厌恶的吱吱声。讲台上这位花白头发的先生不停转动着话筒，他穿的夹克肩上落了不少头皮屑，“我代表全体同事……”吱吱……“欢迎……大家来到高级中学毕业考试二十五周年庆祝会！”他一边说一边转动手里那张满是汗水的演讲纸条。

他为自己的演讲能力感到自豪，在一片掌声、笑声、口哨声中举起了胳膊，像个苦闷的摇滚明星。在他面前站着的是大约一百个女士和先生，他们其实根本配不上女士和先生这两个称谓。“台上的脱衣服！”一个女人在台下尖叫着。“要看三级片！”台下一个男人嚷嚷着，场内气氛已经达到了单身告别之夜的热闹程度。

校长汉斯·瓦尔特·麦耶尔一边摇着头，一边审视着昔日的学生们，他们人挤人地站在布置庄重的宴会厅里，墙壁是灰泥的，宴会厅里摆满了红色丝绒椅。杂乱无章的声音一波一波地响起。致祝词时就提供香槟让大家敬酒真是个错误，喝多了必然就控制不住现场气氛了，他打量着人群，寻找着还能记起的熟悉的脸庞。对啊，艾薇·迪候尔特，以前那个模范学生。还有蓓阿特丽丝·克拉梅尔，那个小调皮捣蛋鬼。他那时真是做着世界上最可怕的职业。

麦耶尔轻咳了一下。难道有哪一年没有特别叛逆的学生吗？他又想起那些学生当年偷偷在厕所被没收的香烟，班级外出时酗酒，还有如果是生物课放电影，总有人趁着黑暗一阵狂吻。这一帮无法驯服的家伙，而且他们至今还是那个样子。

“请大家安静！”他的喊声重叠着，“请大家注意一下。”话筒又发出了吱吱声。

他本来构思了一个极为优美的演讲，配有歌德的引用，美好的昔日回忆片段，当然还有一些虚假的多愁善感在其中，不过这样一个演讲稿他可以收起来了。

“这里，我宣布，啊，自助餐开始。”他用尽最后绝望的声音高喊着。

欢呼声雷动一般。服务生在人群里飞速穿梭，不停地为客人添更多的香槟，人群不停地涌向自助餐的方向。整个大厅早已弥漫着刺鼻的烧烤酱汁的味道。校长汉斯·瓦尔特·麦耶尔是素食主义者。他一边叹气，一边从刚才讲话的舞台上爬下来，乐队正在舞台上做准备。

“刚才不错啊！”一位身着粗呢西装，看起来更加上年纪的先生拍着校长粘着头皮屑的肩膀说。他以前是这个年级的拉丁语老师，显然很高兴，因为不是他去扮演庆祝会主持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真是遗憾，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去珍惜您今天的出场啊。哎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人类对于周遭都是残忍的。”

“这群令人厌恶的家伙，”麦耶尔抱怨着，“他们肯定一无所成，看都看得出来。”

可是实际情况在用自助餐时却是另一番景象：在喜悦的熙攘声中，男人们一个个互相挽着胳膊，这在当年可是他们绝对不可以忍受的，一个个都大声地吹嘘他们的成就。

“嗨，思文，见到你简直太棒了！我在交易所做事呢，我二十多岁时就赚到第一个一百万了。你呢？在哪儿高就？”

“皮肤科医生，舒适的工作，利润大大的。”

“……失败的人，你没听说医疗系统改革吗？”

“啊，不会的，你呢，金融危机的事儿你知道吗？”

到场的女士们跟男士们的表现不太一样，她们一般最开始先沉默地打量一下对方。她们的竞争从服饰搭配以及外表美丽程度上就开始了。皱纹情况、臀围、整体身材简直在几秒钟之内就被扫描到了对方眼中。这场竞争的激烈程度简直像是演员在试镜。她们是女人。她们是四十岁出头的女人。凡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在外表这件事上没有花大量金钱，撒大量汗水以及有严格自控力，那么今天，在这里就无情地败了下来。但是当然，这里的每个人都毫无例外地觉得自己是比其他所有人都保养得更好的那个，只是这里说的每个人，不包括艾薇。

艾薇跟那个失败的演讲者一样有着灾难一般的感受。为什么大家都这么不善良呢？她实在不明白。她曾经受过的美好教育不允许她以乱嚷嚷的方式将一位老师从台上赶下来。她似乎一直还有那个受宠学生的感觉。她在手里转动着满满一杯香槟，有点局外人一般站在那里，她一口都没喝那杯酒。

她毫无喜悦感地注视着大厅，在她看来多余的花束、纸质彩带、舞台上巨大的银色数字“25”。无论如何她还是办到了，再呆半个小时，然后走人，她打算着。在这里她什么都没输。

突然一声尖叫划过，打破了她忧郁的思想，“艾薇？天呢，真的是你吗？”

艾薇吓了一跳，目瞪口呆地盯着一张陌生的脸，金黄色高高竖起的头发被吹成了一个苞苞，抹平的不真实感的面部肌肤闪着奶白色光

泽，而且不管是这件绿色的丝质订制外衣、价值不菲的首饰，还是千挑万选的香水，都让此时酒店的客人艾薇充满疑惑：这个陌生的女人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甜心，你真的认不出我来了吗？你再看看，蓓阿特丽丝！特立欧三人组合 Trio Fatal^①！想起来了吗？”

那些黎明前被遗忘的时光终于慢慢地回到了艾薇的脑海中。三人组合，学校里最放肆的女子俱乐部。卡特琳娜老大，贝拉·蓓阿特丽丝和艾薇永远追随。这是她们那时的自己说的。时光好像过去了几百万年。现在这里站着的真是蓓阿特丽丝吗？

“来吧，我们要喝一杯，”这个迷人的蓓阿特丽丝说道，“我需要喝这个酒，我今天开错了路三次，因为导航根本找不到这条尘土飞扬的被遗忘的小路。”

艾薇脑海中似乎浮现出一个轮廓，曾经的蓓阿特丽丝，那个红头发的女孩。那个夸张的“神速荡妇”，简直像男孩子一样让人轻蔑，因为她像城郊勾引男人的荡妇一样与人调情，而且从不让人接近她第二次。现在看来她似乎还是那么夸张，只是金色的头发和抛光了的脸是新的。

“哦，蓓阿特丽丝，今天能见到你蛮好的，”艾薇有些僵硬地说。站在这位上流社会的女士身旁，她从未感到过像现在这样不起眼，还有体重超重。

“你怎么样啊？现在在做什么？”蓓阿特丽丝问道。她的目光从艾薇的应急发型以及朴素的裙子划过，最后停留在那双适合崎岖山路的鞋子上。

① 一个由三个魅力女性组成的音乐组合，主要演绎阿根廷风格乐曲，充满激情、乡愁的贵族式音乐。

此刻的艾薇，真是矮了三厘米的样子，事实显而易见：这场战役，蓓阿特丽丝完胜。

但是艾薇的爸爸曾教育她说，面对敌人时的胆怯才是最大的失败。注意自控力，拿出姿态来，他父亲曾这样再三提醒她。她一边压下去了自己的抽噎，一边不自觉地挺直了身子。现在开始了，微笑，加油。

“我中了头彩，”她容光焕发地说，“一个完美的男人，两个又乖巧又有教养的孩子，我还能要求更多的东西吗？我们住在接近大自然的一幢别墅里，这正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你知道的，那种白色的别墅，维多利亚风格的柱子，还有花园，我种满了玫瑰。”

蓓阿特丽丝皱了皱额头，由于长期注射肉毒杆菌毒素，眼眉那里也就只能抬起一毫米的样子。确实是，艾薇以前一直说起梦想拥有这样一幢房子，还有她一定要成立家庭。可她现在怎么看都不像是实现了这一梦想的女人。

“我替你高兴呢，”蓓阿特丽丝礼貌地说，“那你呢？”艾薇也打听着。

现在这理应如此，蓓阿特丽丝感到自己在悄悄冒汗。她特意找出一张纸巾，把脸上的汗轻轻擦去。

然后蓓阿特丽丝就开说了。“亲爱的，我在一个通讯社做负责人，协调工作要领，负责咨询以及统筹控制，我最核心的竞争力是创意总监的工作。你知道的，协调品牌，照顾客户，各种常见的业务，总是在期限最后一刻完成，接着又是下一条快讯。之后我又想下次外包出去，这样保证现金流毫无差错，嗯，你听得懂吗？”

艾薇一个字都听不懂，后背脊梁柱一直在淌汗。如果她不马上逃走的话，就要露馅了，这个喜剧的角色她是演不了太久的。

“到吧台这边来！”蓓阿特丽丝鼓动着艾薇，“贝拉·蓓阿特丽丝

现在急需一杯日落鸡尾酒^①。大家都叫我贝拉蜜蜂，勤奋努力的蜜蜂，你听懂了吗？贝拉，蜜蜂？”

“听起来不错，”艾薇尴尬地笑着，但是很遗憾我不能跟你一起喝这杯，我开车的时候从不喝酒。

“现在吗？”蓓阿特丽丝双手叉腰，“你今天不在这里过夜吗？那讨厌的老麦耶尔刚才跟我说，整个酒店都定下来了，天呢，他肯定是害怕我们这群人跟当年出游一样喝晕得走不了路，唉，你还记得吗？”

艾薇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当然她是收拾了过夜的行李带来的，但她根本不想开包，她想直接带回家，对，回家。

“那么……”

“艾薇！”随着一声尖叫，一个穿着细条纹西装的女人朝她冲了过来，稳稳地站在了她的面前。

“永远的艾薇！我的天呢，我一眼就认出了你！”

蓓阿特丽丝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她又高高举起胳膊，“耶！卡特琳娜老大，永远的艾薇和蓓阿特丽丝！特立欧三人组合又回来了！”

空气忽然尴尬地停顿了一会。她们曾经是发誓过的三人组合，那个年代，她们还是青少年时，她们分享一切：学校的压力、化妆技巧、初恋的苦闷心情。她们三个人曾像强力胶一样紧紧地粘在一起，并且忠实她们的信条：“我们一直、永远在一起！”

现在过去了二十五年。曾经在高中毕业舞会上她们也决心要一直在一起的，而事实却又是另一个样子，见面的机会少而又少，煲电话粥的时间也同样，可想而知，之后她们就消失在彼此视线中，她们之间的友谊很早就埋藏在了记忆深处，还有学生年代的压力、那些化妆

^① 英式鸡尾酒，一般在下班时刻、日落时分饮用。

技巧以及初恋时的苦恼。

是蓓阿特丽丝拯救了接下来的时刻，“如果我理解得对的话，现在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家秘书卡特琳娜·塞维尔琳博士，是电视和广播里那么有名的、那个家庭政策改革的希望？”

“可以这样说，”卡特琳娜迎合着说，“他们刚把我选为党主席的代表人。我的这个职业选择不容易啊，你们都在做什么？”

她声音里的谦卑是不容忽视的。这也是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接下来艾薇和蓓阿特丽丝开始细致地讲述她们宏伟的生活状态。卡特琳娜认真地听着。她苍白的脸上略有雀斑，没有化妆，也几乎没有变老，就连皮肤也闪着陶瓷一般的光芒。艾薇想，卡特琳娜真是钢铁般的玫瑰，此时蓓阿特丽丝决定，等会要开口问卡特琳娜是不是整容了。

“听起来真是不错呢！”卡特琳娜听完其他两个人的叙述后敷衍地说。

而艾薇在两个成功得吓人的朋友边上也越来越不舒服。她临时想出的借口：“我们能再见真是太好了，可实在不好意思，我得走了，我家里今天，”说着她深吸一口气，“有客人来，得在我家过夜，所以……”

“这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卡特琳娜开始说话了，“我们二十五年没见了，刚见面，你又马上要走了？我今天甚至推掉了家庭委员会的策略研究会议！”

“我也推掉了一个跟中国经理的网络电话会议！”蓓阿特丽丝也补充着。

此类的活动艾薇根本就拿不出来，艾薇羞怯地寻找着听起来更可信的托辞，但是真的找不到，“但是，但是……”

“没有但是！”蓓阿特丽丝强硬地回答，“你无比伟大的丈夫还有

那两个乖巧的孩子肯定能在你不在家的情况下照顾好这个晚上，不是吗？”她冲卡特琳娜挤了挤眼。

艾薇心想，不只是一个晚上，哪怕我一个星期不在家，他们也不会察觉。

“留下吧，艾薇，”卡特琳娜说道，“我们今天就让那些男生好好看看我们，就像过去的那些日子里一样。”

“是《天上下着男人雨》(It is raining men) ①那首歌！”蓓阿特丽丝忽然想起，“天啊，太高兴了！”

她跟卡特琳娜一起拉着艾薇的手，把这个不太情愿的朋友拖到了吧台旁边。这里有半明半暗的拱形丝绒皮沙发，还有墙上逐渐深色的风景画，几位男士倚在吧台旁，互相吹嘘自己成功的人生故事，酒保不停地开啤酒桶，这些啤酒在一片片喧闹声中空掉。

艾薇三人组选了角落里一张安静的桌子。蓓阿特丽丝远远地跟酒保比出“3”的手势，“Caipi ②，加 Pronto，谢谢。”

“真的现在吗？Caipirinha？”卡特琳娜咯咯笑着说。

“为什么不呢？为了接下来我们交谈能不再顾及句法的正确与否，我们必须现在就喝，”蓓阿特丽丝笑着说，“还是你打算一会上台发表个演说？天呐，那个麦耶尔都已经被他们烤了！你们还记得那时候他是怎么想教咱们游泳的吗？记得他总是把整副假牙放在游泳池边上吗？他都已经游过去了，悠皮·海斯特斯还在弄他的海马呢！”

“不了不了，我今天都做了三场演说了，”卡特琳娜摆着手。

蓓阿特丽丝翻了翻眼睛，卡特琳娜的傲慢自大真是很让人讨厌的。

① The Weather Girls 在1982年录的一首歌。

② 来自巴西的一种鸡尾酒，全称为Caipirinha，音译为卡布琳娜。